

世紀大審判(上)

中國法官公審日本戰犯記實

● 吳湘匡 (大陸作家)

歷史資料珍貴紀錄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日日本軍國主義在瀋陽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攻佔了東三省後，對中國執行蓄謀已久的蠶食政策，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內蒙、華北，接著又在上海發動了「一二八」淞滬之戰，妄圖攻佔上海後，繼而侵佔華東，遭到抗日名將蔡廷鍇率十九路軍堅決抵抗，日寇陰謀未得逞。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製造了「蘆溝橋」事件，中國全面抗戰開始，兵禍連接，持續八載，戰亂遍及半個中國以及東南亞諸國，日軍所到之處實行「三光政策」，給中國以及東南亞諸國軍民帶來慘痛損失，僅南京大屠殺，日寇殘殺我國軍民三十萬之多。在整個戰爭期間，我國軍民傷亡逾二千萬，財產損失逾二千億美圓。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結束戰爭。進駐日本東京盟軍統帥總部麥克阿瑟五星上將受二十五個對日參戰國之託，決定在

東京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負責審判日本戰爭罪犯。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軍暴行進行了正義的審判。中國代表團法官、檢察官、顧問、專家、翻譯以及全體工作人員肩負重託，可惜當時適逢中國內戰，國共兩黨均無暇他顧的困難情況下，憑著對正義事業的高度責任感，代表中華民族參加了這場為千百萬受害者伸冤雪恥的世紀大審判。家父吳學義作為中國駐日代表團領導之一，全程參加了這次審判。我根據父親平時在家中對東京審判的全部談話以及他寫的回憶錄所提供資料特撰寫本文，送請暢銷全球的中外雜誌披露在中國大地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戰犯的審判經過，這是一篇詳實紀錄的珍貴歷史資料，讀後必將讓人揚眉吐氣，大快人心！

值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五十一週年之際，謹將此文敬獻給中日大戰期間全體犧牲的英靈，以及為爭取勝利做出貢獻的世界各

國正義人士和為審判日本戰犯做出艱辛努力的全體中國駐日代表團成員。

遴選精英參與審判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駐日盟軍總部統帥麥克阿瑟，根據中、美、英、蘇政府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公佈的《波茨坦公告》和得到中國政府同意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蘇、美、英三國外長莫斯科會議決議的精神，頒佈了關於設置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特別宣言，正式宣告東京法庭成立。

中國國民政府接到駐日盟軍統帥總部的通知，便指出外交部 and 司法部內遴選派往東京的外交、司法人員，兩部官員立刻從全國範圍內挑選精英，組成了具有強大實力的領導班子。

派往東京審判的法官、檢察官和顧問是三個最重要的人選。由行政院提交選拔名單，最後由蔣介石主席選定了四十二歲的梅汝璈法學博士為中國法官，他曾任中央大學、

武漢大學一級法律教授，立法院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檢察官是白哲浚，曾任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時任上海特區法院首席檢察官。四十四歲的顧問吳學義，留日碩士、留德博士，精通英語、日語，曾任武漢大學、中央大學、政治大學一級法律系教授，朝陽大學教務長，立法院法制委員會委員。梅、吳二人曾經擔任行政院宋子文院長，外交部長王世杰的助手和英、美、蘇分別在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五年分別簽訂了中美平等新約、中英平等新約、中蘇友好條約，有豐富的國際外交經驗，通曉英美諸國法律。為了加強法官、檢察官的力量，中國政府又增派了留美博士、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倪徵曉、上海著名律師鄂森、桂裕顧問，精通日語的留日學生周錫卿為翻譯，法律專家裘劭恒、方福樞、楊壽林和歷史學家劉子健為中國駐日代表團的秘書和助理。後來又增加了張培基、高文彬、鄭魯達、劉繼盛四位英文、俄文、日文翻譯。

一九四六年二月底，中國駐日代表團一切準備工作就緒，臨行前蔣介石訓飭，蔣先生指示要把坂垣徵四郎及土肥原賢二等四人判死刑，才好對國人交代。

代表團成員說：「由於坂垣、土肥原長期從事秘密特工活動，很少公開露面，他們都不是日本內閣成員，沒有權簽發文件，對他們的罪行取證很困難。」

蔣說：這兩個日本戰犯罪惡滔天，十惡

不赦，早在二十年代就供職於東北關東軍司令部，從爆炸柳條湖鐵路、炸死張作霖開始，一直到製造「九一八」事變，挾持溥儀逃到大連，製造偽滿洲國，煽動內蒙、華北自治，「七七事變」，直到發動太平洋戰爭，全部侵華戰爭計劃、策略也是他們親手製訂，抗戰期間策劃日機轟炸我的家鄉漢口鎮，梅汝璈、吳學義兩位近年來協助宋院長、王部長簽訂了中美、中英平等新約、中蘇友好條約等外交活動已表現出卓越才能。我相信你們能完成國人重託。吳先生留學日本多年，在我國外交、司法界是數得著的「日本通」，在取證上請多出點力。

代表團成員最後表示：「一定盡力完成任務，不負國家、民族、民衆之重託。如果不能完成任務，我們就無顏回國見江東父老，一定跳東海自殺，以謝罪於天下！」

蔣說：「那也不必，大家盡力而為之吧！這件事就拜託諸位！」

一九四六年三月底駐日代表團全體成員十五人乘飛機赴東京執行任務。

插旗之爭揚眉吐氣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五日，盟軍最高統帥部根據各盟國政府提名，任命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十一名法官：韋伯（澳大利亞、庭長）、梅汝璈（中國）、希金斯（美國）、後來換成克萊默（帕特里克（英國）、柴陽諾夫（蘇聯）、柏奈爾（法國）、麥克杜哥

（加拿大）、羅林（荷蘭）、諾斯克羅夫特（新西蘭）、巴爾（印度）、哈那尼拉（菲律賓）。

看來歷史也往往在嘲笑和愚弄了某些人，想當年發動侵華戰爭的老巢穴，如今成為審判戰爭罪犯的場地，戰爭罪犯自己給自己挖掘埋葬的墳墓。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大廳、會議室、各位法官和各個部門的辦公室都設在東京市區谷山一座頗為壯觀的大廈裏。這座大廈在戰前曾是軍國主義分子的搖籃——著名的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所在地（第一批受審的二十八名主要甲級戰犯中有十五人畢業於此），戰時則成為日本軍部和參謀本部之「大本營」。法庭的審判大廳就是軍部和參謀本部的大廳，而庭長韋伯的辦公室竟是當年東條英機的辦公室！真可謂「蓋有深意存焉」！

原訂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上午十時正式開庭。在正式開庭前一天，各國法官、檢察官、顧問、律師以及有關人員開了一次預備會議。十一國對日參戰國的法官都莊嚴地坐在審判席上，中國法官梅汝璈身穿嶄新的法官服威嚴地坐在審判席中間，在審判席後面插上參戰國的國旗，美國插在第一位，中國插在第二位，中國全體官員都坐在自己應坐的座位，中國顧問席，因為是主審，所以排在第一排，座位是這樣排列的，吳學義、倪徵曉、鄂森、桂裕。吳顧問一看中國國旗插在第二位，立刻向梅法官打手勢，伸出了右

手食指，意思是中國國旗應插在第一位，梅見吳的手勢後，心領神會，立即向庭長韋伯提出：「中國國旗應該插在第一位」。美法官官漫不經心地回答說：「爲什麼？」梅法官當即用流利的英語慷慨激昂地闡述了中國軍民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爲打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所付出的巨大犧牲和代價。他說：「十四年間，爲抗擊日本侵略者，我國軍民傷亡逾兩千萬，財產損失逾兩千億美圓，擊斃擊傷日軍達一三〇萬，佔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傷亡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事實充分證明，中國正是打敗日本軍國主義的主力。」隨後，中美雙方進行激烈的爭論，唇槍舌戰長達一個半小時。美方詞窮理屈，最終做出讓步，中國國旗就此插在了第一位！美國國旗則移至第二位！這是自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代表團出席國際會議有史以來國旗插在首位的第一次！我們維護的是一個國家的主權和民族尊嚴。反應敏銳的國內幾家大報記者當即跑步出法庭，通過中國駐日代表團的電台，急告南京外交部、中央社、中央日報和上海大公報，頓時國內新聞媒介立即播發了這一重大新聞，有的報紙還及時刊出號外。據說蔣介石獲悉這一消息後興奮異常，認爲爲他報了一九四三年開羅會議的一箭之仇。在那次中美英蘇四國首腦會議上，他的座位被排在了第四位，中國國旗也隨之插在第四位。

日本戰犯醜態畢露

庭訊於五月三日正式開始，司儀高喊：「肅靜！全體起立！」貴賓席、記者席、聽衆席上的所有來賓肅立無聲，十一國法官魚貫而入。檢察長季南（美國人）宣讀了長達四十二頁的起訴書。此前，統帥部已經根據《波茨坦公告》的規定，拘捕了一百多名戰時日本政界、軍界的重要領導人，搜集了他們的主要犯罪證據，爲正式起訴做了充分準備。面對起訴，被告席上的二十八名甲級戰犯都失卻了往日的威風。尤其是那坐在前排頂右端，面團團的土肥原，他強作鎮靜，有時蠕動得很厲害，露出了不安的情緒。東條依然是死板板像泥塑的一樣。荒木這七十歲老老傢伙（他嘗唱十萬竹刀滅俄的謬論，荒謬絕倫！），他的銀白色八字鬚長得蕪長，絕不似以前照片上的那樣整齊。這老傢伙眼睛老是睜著，嘴唇蠢動欲語狀，看來很有點倔強的樣子。其餘的雖然姓名都曾煊赫一時，但是他們此時此地的形容都平凡庸碌得很。怪不得星條報（美報）描寫戰犯形態「不像當年一個強大帝國的統治者之一群人」。真的，這群傢伙今日確實絲毫沒有當年的威風和豪氣。他們平淡得好像你在東京或上海任何公共汽車裏可以碰見的一車搭客一樣。最可憐的是那曾在國際間翻雲覆雨紅極一時的松岡洋右。他在「九一八」後代表日本退出國聯，侮辱中國爲「地理上的名詞」他

曾製造德日意三國防共協定；他又首創蘇日條約，還在莫斯科車站與斯大林元帥擁抱過、接吻過，這小子今天面黃肌瘦，形容憔悴，臉上橫鬚鬚之中，又是直鬚鬚，其實他的鬚鬚根本就是蕪雜一團。其次便是南京大屠殺的總兇手松井石根。我的天，這簡直是一個馴服得像綿羊似的可憐蟲。英文報紙說這位當年殺入如麻的大將像一個失了業或欠薪已久的銀行小書記。這話再恰當沒有！看見松井大將，使人們想起了《日出》裏的黃省三來。

精心策劃初戰告捷

審判正開始，由法庭首先宣讀起訴書，各檢察官按所分擔的部份分別陳述，所列舉戰犯的罪狀共五十五條，主要包括策劃並直接實施同德國、意大利兩個法西斯國家的統治者合作，企圖取得對全世界的統治地位；發動對中國、美國、英國、蘇聯、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新西蘭、印度、菲律賓的侵略戰爭；陰謀控制整個中國；違反國際公法和戰爭慣例，對被侵略國家無抵抗能力之民衆及已被解除武裝之軍人，大肆殘殺、虐待、強姦、劫掠、施以酷刑以及其它殘暴手段，在整個起訴期間，檢察方面向法院出示了大量的人證、物證，以證明所有被告確實犯了起訴書所指控的罪行。

中國駐日代表團的法官、檢察官、顧問以及全體工作人員勇挑重擔，要求擔當侵華元

兇東條英機、松井石根、土肥原賢二、坂垣徵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廣田弘毅等七名甲級戰犯的主審法官和檢察官。

是時，土肥原、坂垣的審訊已交給了菲律賓籍檢察官。因為美國人認為，中國人難以拿出其犯罪的充分證據。

審判坂垣徵四郎是東京法庭的一場硬仗。彼時，檢察官起訴階段已過，現在已進入被告（日本戰犯）提出反證階段。不過按英美法律，當辯護人為被告辯護時，可由原告提出「反詰」（「反問」之意），補充證據，以彌前之不足。在中國方面的據理力爭下，東京法庭不得不改變原先決定，將坂垣等重要新交給中國檢察官審訊。為了搜集證據，便於「反詰」，中國顧問們來到日本陸軍省，調來當時日本戰犯指揮官的報告，很快找到了足以給日本戰犯定罪的書證。

決戰的時刻終於來到了，代表四億五千萬同胞的中國代表團個個摩拳擦掌，同仇敵愾，一九四七年十月六日，設在東京谷山原日本陸軍省和參謀本部大廳的東方法庭，開庭審理坂垣徵四郎，由中國代表團顧問們負責對坂垣徵四郎的「反詰」。

向哲浚檢察官和法庭檢察長基南（美方）去原關東軍司令部作戰室主任石原莞爾，要他出庭揭發坂垣挑起「九一八」事變的罪行，石原莞爾不願意，只好請溥儀出庭。

向檢察官陪基南去蘇聯代表團宿舍去訪問溥儀，溥儀緊緊握著向的手，痛哭失聲，

向看溥儀確實有悔罪之心，也有眷戀祖國之念，便動員他出庭作證，溥儀點頭答應。

中國檢察官精心設計溥儀出庭作證的作戰方案，讓溥儀穿一套淺藍色西裝，胸前垂著深茶色領條，一出庭就引起全場注意。

一開始溥儀揭露坂垣徵四郎派人脅迫他在東北成立偽「滿洲國」，坂垣的日本辯護律師山田豐藏卻劍出偏鋒，追究溥儀的戰犯責任。

向檢察官見日有律師倒打一耙，就用合法身分提醒溥儀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對他的迫害，控訴坂垣的侵華罪行，溥儀激動地控訴了坂垣等人「創建」偽「滿洲國」和毒死彈玉玲的罪行。

中國公訴人又指控坂垣參與製造華北、內蒙偽政權和發動「七七事變」的罪行，坂垣便請他任陸軍省次官的山脅出庭作證，山脅百般吹捧坂垣，胡說坂垣如何下力氣整理軍隊，又強烈主張撤退侵華日軍以結束對中國的戰爭。

中國代表團顧問不動聲色地詰問山脅說：「你身為陸軍省次官，所辦之思想必都是陸相認可的了？」

山脅不知是計，只得回答「是」。

中國顧問接著提出：「那麼，一九三九年二月，山脅以陸軍省次官名義簽發的《限制自支那返日軍人言論》的命令，也是按照坂垣的意旨承辦的吧？」

山脅點頭承認，中國顧問便有理有把握

地指出：《限制自支那返日軍人言論》的命令，也是按照陸相坂垣的意旨承辦的吧？」

山脅點頭承認，中國顧問便有理有把握地指出：《限制自支那返日軍人言論》嚴格規定回國的日本軍人對親友談話內容；如「作戰軍隊，經偵察後，無一不犯殺人、強盜或強姦罪」；「強姦後，或者給予金錢遣去，或者於事後殺之以滅口」；我等有時將中國戰俘排列成行，然後用機槍掃射之，以測驗軍火之效力……

中國顧問們又舉起一冊「奉天特務機關報」，這是中國駐日代表團在日本坊間獲得的，原本是日軍的表功記錄，可現在卻成了罪證。義憤填膺的中國顧問們將多年來的滿腔仇恨都集中勢如破竹的「反詰」之中，字字如匕首，句句似投槍，直逼坂垣徵四郎……

中國顧問們羅列大量罪證後，以不可辯駁的邏輯做出結論說：

「坂垣徵四郎命令簽發的侵華文件有力證明，坂垣指揮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犯下了滔天大罪，他害怕罪行在日本廣為人知，才指示你山脅下達了『限制自支那返日軍人言論』的命令。這種舉動的本身，不就證明坂垣犯罪行為是確鑿無疑的嗎？」

坂垣徵四郎見證人和日方辯護律師均以失敗而告終，又生一計親自向法院提出長達四十八頁的書面證詞中，反覆強調「七七事變」後任陸相時，他曾主張撤退駐華日軍以

實現和平。面對坂垣徵四郎的猖狂挑戰，中國顧問們懷著民族義憤；與坂垣徵四郎在東京法庭辯論三天，雙方都有大批人員擂鼓助戰，紛紛提供文件等證據，各自出謀劃策，成為東京法庭上辯論最激烈的三天。

坂垣徵四郎拿出他任陸相後的文件當庭宣讀，手搖文件說這些事實充分證明他主張撤軍言和，因而他沒有罪而有功！

中國顧問反問道：「日軍侵佔廣州、漢口，發生在你任陸相之前還是以後？」

梅汝璈法官見自己的伙伴打出漂亮的一拳，暗自叫好，中國代表團的吳學義、裘劭恒、楊壽林、鄂森、桂裕等按捺不住的心頭的喜悅，在一旁催促：「坂垣，快回答！」日本律師利用熟悉英美法律特點的優勢，向審判長提出要求恢復法庭秩序，以此給坂垣壯膽。

審判長韋伯從心眼裏喜歡中國司法人員給坂垣施加心理壓力，但迫於日本律師團抗議，巧妙地利用庭長的合法權威質問坂垣徵四郎：「被告坂垣，請你馬上回答中國法官的提問，到底攻佔漢口、廣州發生在你任陸軍大臣前後，不得拖延！」

這樣，就給坂垣形成巨大壓力，他不禁心頭慌亂起來，點頭承認日軍攻佔漢口、廣州發生在他任陸相之後。

中國顧問們初戰告捷，更精神抖擻地乘勝追擊：「那麼，這是撤軍還是進軍？」

接著，中國顧問控訴坂垣徵四郎勾結土

肥原賢二在華陰謀策動吳佩孚、唐紹儀建立華北偽政權，但吳佩孚拒不出任坂垣等組織的北平維持會長，唐紹儀也未就任偽政權首腦之職。中國顧問滿腔怒火質問坂垣：「你派去搞吳佩孚、唐紹儀合作的，是不是扶植溥儀稱帝、勾結關東軍脅迫華北自治、煽動內蒙獨立的土肥原賢二？」

坂垣徵四郎白眼一翻說：「關東軍派土肥原到華北去建立偽政權，不是他自己主動去幹的，而是同日本中央軍事當局協議後才去幹的。」

中國顧問進一步追問坂垣：「日本為什麼不僅在滿洲，而且在華北也需要偽政權？」

坂垣「理直氣壯」地回答：「為什麼？因為需要一個鞏固的，主要是縱深梯階式的後方。」

「反對誰？」
「關東軍的基本目標一向是對北方，即反對蘇聯。」

中國顧問接著追問：「難道不把目標對準中國？」

中國顧問根據日本外務省機密文件關於御前會議、內閣會議、五相（首相、陸相、海相、外相、藏相）會議決定，根據陸軍省與關東部的來往密電，根據關東軍的動員令等材料，歷數坂垣的侵華罪行，坂垣驚慌失措，什麼話也說不上來。坂垣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承認了全部侵華罪行。第一個頑固

堡壘終於勝利地攻下來了！中國代表團全體官員決定。

乘勝追擊力克日方

土肥原人稱「東方的勞倫斯」，（勞倫斯——以擅長搞陰謀而著稱於世界的英國間諜），他在中國搞特務活動多年，又隱藏得很深，他的罪證確實很難尋找，梅汝璈、向哲浚、吳學義通過當時司法行政部長謝冠生在中國司法人員開動腦筋終於找到了兩個證人，一位是國防部長秦德純，一位是宛平縣長王冷齋。

開庭後，中國檢察官向哲浚威風凜凜登上主講台，憤怒控訴土肥原在中國和蘇聯、東南亞犯有的滔天罪行：

「土肥原賢二原是日本陸軍大佐，一九四一年四月升為將官。在「九一八」事變前的十八年間住在中國，被視為陸軍省內的「中國通」。他對於在滿洲所進行的對華侵略戰爭的發動和進展，對於其後受日本支配的偽滿洲國之設立，都具有密切關係。日本軍部亦派他對中國其他地區採取侵略政策，土肥原借著政治的謀略，武力的威脅，武力的行使，在促進事態的進展上擔任了顯著的角色。

土肥原賢二剛開庭有些緊張，但隨即鎮定下來，認為中國法官抓不住他多少有力證據，便一概否認中國檢察官的指控，揚言不用他多費口舌，他的證人自會證明他無罪。

按照土肥原與他的美國律師瓦倫中校、日本律師太田金次郎的周密謀劃，首先讓土肥原「九一八」事變前後任奉天特務機關長時的老部下愛澤城充當第一證人。

愛澤城是土肥原的瘋狂崇拜者，曾忠實地執行土肥原的指示，把張作霖離開北京時所乘藍色列車的車廂號碼用電報報告日本特務機關，使張作霖被炸重傷身亡；又奉土肥原之命參加使爆炸柳條湖鐵路，促使「九一八」事變爆發，也是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戰犯。

此刻愛澤城站在證人台上，公然為土肥原塗脂抹粉，胡說土肥原領導的奉天特務機關只負責搜集情報，純屬一般業務性機構，沒有搞其他秘密活動。

秦德純義憤填膺控訴上肥原一九三五年五月借口中國軍隊在張北逮捕日本特務，由漢奸程克帶路到秦德純家中，蠻橫地提出懲辦抓日本特務的中國官兵、張白縣以北不能駐守中國正規部隊等無理要求，秦德純拒不接受，土肥原瞪大雙眼威脅說：「你知道外交的後面是什麼？」秦德純氣得當場吐血暈倒在地。

接著，中國公訴人指控土肥原參與製造偽「滿洲國」的罪行，土肥原卻說偽「滿洲國」是根據東北人民的意願成立的，他從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那裏接受了組偽「滿洲國」的委託，本莊繁要土肥原轉告溥儀「關東軍歡迎他」，土肥原說他完全根據關東軍司

令官指示和東北人意願行事，「無可指責」。

為了揭露土肥原參與製造偽「滿洲國」的罪行，東京法庭再次傳溥儀出庭作證。檢察長基南親自訊問溥儀，為什麼在一九三一年「滿洲事變」時離開，一九二四年就居住的天津而到達離奉天不遠的旅順？

溥儀用扇子憤怒地指責被告席上的土肥原記：「我之所以那樣做，是因為土肥原在天津玩弄陰謀，在我周圍發生了很多可疑的事情，出現了一系列威脅和恐怖行為，我為自己的性命而擔憂，我受不了土肥原和坂垣的威脅，不得已只好就範。」

但土肥原一口咬定自己無罪，甚至放棄了申辯權，在法庭上再不發一言。

土肥原這一手使東京法庭也頗感棘手，只得另想辦法。中國顧問們從外務省檔案中查到了日本駐天津總領事桑島主計與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的來往密電，詳細講述了桑島與土肥原間發生的激烈爭吵，反映出土肥原不聽桑島和日本外務省勸告，煽動天津便衣隊暴亂鬧事，把溥儀裝到汽車後箱內偷運到東北的經過。

桑島主計見中國檢察官證據確鑿，無法抵賴，便給東京法庭揮筆寫下了書面證言。「我作為一個總領事，搜集到有關被告人土肥原賢二各種消息（我認為他的活動同上述滿洲事變有關），並利用電報把秘密消息轉達給當時的外相幣原或外務省亞洲司

長。其中一些電報已作為公訴方的證據交給法庭。」

庭長韋伯在法庭上鄭重宣讀桑島主計的書面證言，又傳桑島出庭作證。

老牌間諜窘態畢露

審判長韋伯在法庭上鄭重宣讀桑島主計的書面證言，又傳桑島出庭作證。

審判長韋伯詢問桑島是什麼原因使他向外務省拍發對土肥原劫持溥儀的報告，桑島卻把話說得不著邊際：

「根據我所得到的指示，外務大臣的意見是當時不是讓溥儀出現在滿洲的時候。」

審判長韋伯苦笑著搖頭，接著又耐心地提出一個明確的問題：「對溥儀任何時候回滿洲，外務省都反對嗎？」

桑島裝出冥思苦想之態，半天才說：「根據我的記憶和我得到的指示，那時還未到溥儀回滿洲的時候……」

中國顧問接著詢問桑島：「幣原外相用電報給你發過關於劫持溥儀的指示吧？就是說，你是否知道應當延遲計劃的實施，但要做好準備嗎？」

桑島怕這樣追問下去暴露土肥原的罪惡，便白眼一翻狡賴起來，「對不起，我發的那些電報是當時聽了流言蜚語寫出來的，不可靠。」

中國顧問冷笑一聲，把桑島致外務大臣幣原的一封信抄印件遞給桑島，當眾揭穿

證人桑島主計的無恥謊言：

「你在電報中向外務大臣報告；我已兩次詳盡無遺地向土肥原指明，他不能採取那樣草率的行動，但他仍然打算推翻張學良政權，我擔心，不久他將在天津策劃一起新事件。」

中國顧問引用完桑島致幣原的電報，辛辣地諷刺說：

「證人桑島，電報中講你和土肥原的幾次談話，是不是外邊的流言蜚語？你是否記得關於土肥原活動的電報，不僅包括你從各種渠道獲得的信息，而是得到日本駐上海、南京和北京的領事電報的佐證？」

中國顧問的犀利質問打中了要害，桑島再搖頭否認，招來一片譏笑聲，整個東京法庭司法、外交人員歡欣鼓舞，通過詢問桑島結束了日方辯護人企圖推翻土肥原有罪的起

訴，可判定他犯有陰謀策劃侵略戰爭罪行和進行侵略戰爭罪。

土肥原見自己的處境越來越糟，那些證人的證言都軟弱無力，看來還得非自己出馬為自己辯解，他不愧是老牌間諜，詭計多端，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突然想起國際聯盟「李頓調查團」關於「九一八」事變的調查報告中，曾引用了一些對土肥原不利的事實，反正已經公佈於眾，從此下手，妄想反守為攻，說不定可以變被動為主動。於是，土肥原打破緘默不語的戒律，說：「審判長，請你們翻翻李頓調查團報告書，李頓勳爵稱道我到處奔波，維持地方治安，這說明我是有功無罪的。」

中國顧問們早對李頓調查團報告書進行深入研究，這時據理反駁道：

「被告土肥原不要混淆是非，李頓那些

話是針對土肥原到處搞陰謀活動而講的譏諷之詞，你拿來往自己臉上貼金，只不過是癡心妄想，再說你回答李頓的問題時，你矢口否認挾持博儀到長春的事實，與法庭得到的實證大相逕庭，對此，你能自圓其說嗎？」

土肥原長嘆一聲，自知難以抵賴，作為老牌間諜，他比別人更懂得，他上絞刑架看來是不可避免的，承認不承認兩條路都通向斷頭台，而且一答辯會講出更多情況，暴露出更多的罪行，又把頭一低，索性放棄了申辯權。

此後，土肥原假裝鎮靜，每天在獄中吟詩作賦，盡量顯出悠閒自得之態，甚至索性皈依佛門，剃成光頭，手持念珠，「南無阿彌陀佛」，也對來探監者大談對佛經的「深刻理解」，故意擺出智、仁者之態，但終究不能掩蓋自己的罪行。（未完待續）

聖文叢書

月是故鄉明 全一冊

袁 守 成 著

定價新臺幣二五〇元

四川袁守成先生早歲畢業國立政治大學，歷任縣長、省合管處長、臺灣農會人員講習所教育長、赴菲農耕隊訓練班主任，著作等身，閱歷宏豐，本書為袁先生精心傑作，憶述童年往事、求學歷程、從政經驗等；要目有：耕讀瑣記·故鄉風物話射洪·教書生涯·金陵問學記·農政憶往·抗戰初期烽火行·川南風雲·做縣長經驗談·主持四川合作事業·國民大會之回憶·司農往事話桑麻。附錄：追思孫震上將·善良的女強人王純碧等，二十五開本，二百四十餘頁，定價新臺幣二百五十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